



星湖僊說
三

善物齋

原廿十七

三



門 1008
號 1489
卷 17-3

星湖僿說

萬物部

馬政

硫黃地霜

珠蛇還歸

冬至獻襪

土理橫豎

馬祖

鵬

饅頭起漫牢丸

元陽繭

寒具

漢宮棋子

粧妝蜜餌

角黍

粉團

栗糕

糞子

糗餌粉粢

冷淘

簪導

灰酒

山復

道祀

蜂廵

龍力



啖柿

琴

鯨域

禽獸不知父

委蛇

畜獸屬辰

緩聲

苔

灰

元氣

立耘器

火鏡

龍華

觀物

占城稻

檜栢

耽羅牧場

秦吉了

踏索緣幢

猿騎

浮白

薦芟

指尺

朴瑛樂律

俗樂

管灰

生菜挂背

朝鮮墨

論西形似

婚禮朴桂

篝燈製管

鑄鼎象物

偷猫

鳩鵲眼

桃竹杖

披枝傷心

火砲

七羅麻子

乾靈龜

鱷魚

石龜冰龜

鷄鳴

鷓鴣

鳩杖

五鳩

牧丹無香

鷹連

鷓鴣

坐馬

女帽

新羅琴

日本刀

琴奏鶴未

木弓千步

酒材

五齊三酒

明水

綸組

貂裘

鼯鼠

兵咒	鶴沙短簡	椰冠
絲色	狐魅	白楊
火浣布	卽且	狼尾栗尾
折風笠	海蛛	蜂卵
彘豚	田鼠	毒龍
五穀	碩鼠	蠱蝥蚯蚓
轉贖	五兩八兩	翰音
魘魅益毒	小兒鬼	禽獸五倫
虎魄		



星湖僊說

萬物部

馬政

唐時以牝馬三千匹命張萬歲掌牧於隴右繁息至七十萬匹則數百有餘倍當時以一縑易一馬矣玄宗命王毛仲監內外閑廐後有馬四十三萬匹杜甫沙苑行所謂伊昔太僕張景順考牧攻駒閱清駿遂令大奴字天育別養驥子憐神俊當時四十萬匹馬張公歎其才盡下者是也毛仲本高麗人為玄宗宮奴以功臣位至將軍宋璟恥作客賦有非子之功其才大宛可驗古稱高麗產果下馬其細小冠於天下土性然也加之

場牧

而家畜多牧於野者安於水草習於馳驟為臨敵之用養於家者勤剪拂飽菽豆寒衣而暑陰

不識風

霜筋骨脆弱若一朝放之荒野必羸瘁無力矣又有甚害者蹄

有鉄鑽終歲無休息八則牢閉出則負重馬安得不易以老死

故始作蹄錯者馬政之罪人也近世虎害日甚不獨人命多損必為牧場之大患古者設牧於山峽高燥

之地馬所以剛勇今必在海島中稟氣之弱劣宜矣畿縣之中

民為虎噉者無數與外寇何別周公之東征必先驅民為虎噉者猛戰而遠之今必別立除虎之制每軍功等為邊

堡管將以此陞之守令至虎無孑遺然後廣開牧場得如萬歲

毛仲者不惜勞賞即時務之不可已者

硫黃地霜

火藥者合硫黃鹽硝合搗而成者奮發之力在硫黃穿透之功

在硝其意亦巧矣我國

用硫黃雜於硝土不可和合鎔化方可以用若與牛猪等肉脂

去滓此見藥泉集可考也鹽硝者澆取地霜而煮成者地霜者

久遠屋宇中地面凝聚者是已如海堧之日科故味鹹補鹽

珠蛇還歸

齊虞慮為晉安太守郡出蚺蛇膽人有餉者慮放之二十里一

夜蛇還放之四十里經宿還人以合浦之珠連山之石鍾乳較

者者非也此豈化行彼反乎余居濱浦產細蛤無筭四復舊方來採歲偶大水泥汎羈浦蛤皆死種絕歷數年後

珠出於蚌蛤盛衰豈繫於郡治乎山村饒蛇或至庭際之間使

人驅除幾死僅免者數俄復如前復至察其情狀凡出澗而來

集亦驅而復還蛇之不離人居即意在蛙鼃也不獨此也燕雀

必尋人居川席弱不居深山皆為利也余嘗行道值雨間投水千萬辛苦必濟乃已凡物性皆然矣

冬至獻穢

今俗新嫁婦人每獻穢於舅姑餘冬序錄引崔浩女儀云近古婦人常以冬至上履穢於舅姑踐長至之義也又曹子建冬至獻穢頌表云伏見舊儀國家冬至獻履貢穢所以迎福踐長至則獻以踐履之物所以迎福也仍成義而婦人猶遵此不廢也

土理橫豎

余有故人某八峽鑿山引川注野為稻田水滲終不成又有水堤築山口為瀦水之澤水終不蓄雖萬杵等堅亦無益土人云水滲故也陳后山云穎中

田理有橫有立：者不可稍何孟春見山峽民有因岸而穴居問則曰橫土可耐久其立者易塌也治水利者宜知

馬祖

今祀典有馬祖先牧馬杜馬步馬祖天駟房屋之神先牧肇制牧養者馬杜廐神恐是天廐東壁之北天馬之廐今之驛亭也象緯考房屋右驂亦曰天廐馬步害馬神恐是馬疫之星禡祭禳祭靈星天田在角星之左天子畿內封疆禡蚩尤之神始制于戈者字書云軍中大皂旗軍發則祭以皂繒為之

鵬

說文鳳飛群鳥朋遊故借朋黨字狀則鵬與鳳字同而二字之

音平側不同何也恐不是矣意者二物皆世外奇羽亦安知群鳥未從鵬獨不然乎鵬字獨見乎莊子特寓言其物之有有又未可知鯤本魚子唐語所謂魚禁鯤鮒是也又疑鵬本小鳥之名而莊周託喻矣

饅頭起漉牢丸

食品餅屬非天成也後人隨意模易不可適名今零記其可識者東哲云饅頭宜春薄壯宜夏起漉宜秋湯餅宜冬牢丸宜四時然盧諶祭法以饅頭牢丸為春祀之物則牢丸亦當云宜春矣楊用脩引酉陽雜俎籠上牢丸湯中牢丸之語謂九即詩人趁韵之誤乃九字是也饜羊承等肉和薑桂蘭葱之屬攪合之搗搏粉麩作丸蒸成和湯食者饅頭之類也饅頭俗傳出於

瀘水之祭亦外餅而餽肉者也但丸小而饅大丸搏麩而饅作餅為小異耳字書饅餅屬以薄餅卷肉切以薦之曰饅有紅綾饅玲瓏饅此亦與上二者相近但其切之為不同也薄壯不知何指而謂其宜夏則必冷薦爽口者也恐不過今之水團之類起漉者漉麩作餅蒸熟淨取者也謂之起漉則必酒酵起膠也字書云饅餹起麩也發酵使麩輕高浮起也餹籠蒸饅頭亦發酵浮起者也皆起漉之類也今之霜花餅恐是此物也湯餅者唐人謂不飭亦曰餽飭濕麩也山谷詩云湯餅一盃銀線亂蓋其形如亂線奔州所謂濕麩百穿結亦此意也今之水引餅是也也狀古人亦以牢丸為湯餅則凡和湯食者通謂之湯餅耳

元陽繭

元陽繭者王世貞汴中節食記以為元日之饊東萊祭式亦有
元日薦繭之文按祝氏事文類聚曰開元遺事都下上元日造
麩繭以官位帖字置其中以高下相勝為戲笑必是今俗正朝
劉釘也以列酒和糯米粉搗搏作餅細切待乾用油俗煎即浮
起圓大故以高下相勝也周禮鹽人醢食疏云以酒醢
為餅若今起膠餅此非起膠則必是此類耳

寒具

寒具者楊用脩云子實周禮註祭用麩麩晉呼為環餅也閩人
謂之煎舖以糯粉和麩油煎沃以糖故食之不濯手則汚物此
桓玄所以不設也周禮籩人朝事之籩鄭曰農註清朝未食先
進寒具口實之籩也寒具之名其來久矣意者以清朝供具故

謂之寒具而可山林洪曰寒食寒具也此作寒食之寒當以前
出者為斷謂之環餅者以意推之先搓引作股如絲曰以環繞
如蛇盤狀圓而匾油煎之也劉夢得寒具詩云纖手搓來玉數
尋碧油煎出嫩黃深夜來春睡無輕重壓匾佳人纏臂金今東
俗有搓手餅者股纏而形不環匾有散蒸餅者纏時之有變也

漢宮棋子

漢宮棋子者王世貞云麵錢印花煮者也今俗謂之花煎春以
杜鵑花秋以菊花為重三重丸之薦東萊祭式有雙糕此物也

粧妝蜜餌

拾塊賦云粧妝蜜餌有饅餠此王逸註饅餠餠也以蜜和米麵

熬煎作粬教搗黍作餌又有美餈众味甘具也朱子謂寒具也
可山林洪曰自是三品粬教乃蜜麵之軋者十月間爐餅也蜜
餌乃蜜麵少潤者七夕蜜餅也餈餈乃寒食寒具也據此則蜜
麵作餅油煎而乾者非今之朴桂而何其少潤者沃以餈蜜故
也非今之樂果而何此類東人又通謂之造果凡非真而假為
者俗諺皆謂之造意者其初以蜜麵造為果品之形於是是有是
名後人倣其形圓不能累高故方切為之而果之稱猶存也今
祀享陳於果品之間則尤驗矣昔忠宣王為世子八元宴用本
國油蜜果則其為美味可知俗之傳來遠矣陶穀清異錄云用
靈前果皆雕香為之形色如生蓋亦造果之類耳金沙溪引凡

糗不煎之文謂祭用蜜果油餅非禮余詳禮意糗而膏煎其糗
若他物則未嘗不煎也如着豆之實有醢食糝食皆稻粉和肉
膏煎者也且膳膏之供四時各異若不煎將何用今國家禮典
有樂果及中小朴桂之類恐不宜專斥若曰糗味無大羹玄酒之意而貧室難辦則當

角黍

角黍風土記曰端午以菰葉裹粘米乃汨羅吊古之遺俗也東
俗以麵煎作餅如圓菜餈以肉臠及菜餈卷菜裹之為兩角重
五設之此正是角黍也古者飯曰黍稷則角黍者謂裹餅而有
角也今俗又有所謂造角者角音轉為岳米粉作餅餈以豆腐
亦兩角而油煎此亦角黍假成者也柳夢寅野談云嘗遊軍子

宋應昌衙門有餉以角黍者狀如牛角糯飯和棗實與蜜而成
塊正如我國上元藥餅也此說可笑藥飯者即糯飯也即新羅
始智王奈烏之遺俗而今和以棗栗也意者中國變粽菰之制
搗搏為角謂之角黍其意在角不在餅也彼見如此却以棗栗飯為角黍則何異於聞鐘聽簫而疑其為日也耶

粉團

粉團者一名水團一名白團端午時食也歲時記或雜五色人
獸花果之狀其精者名滴粉團我國只用白團也歲時記又有
乳團不入水者即今所謂切餅也水團亦恐東晉所謂薄杜宜夏者是也

棗糕

棗糕者藝苑雌黃寒食以麵為糕餅樣團棗附之也今東俗亦

呼為蒸餅豆腐為餡外附棗肉者謂之糕銘意者其初以棗肉

剪作文字於糕上

故稱之為銘今非字而糕銘之稱猶存也又有小團而細切棗用蜂蜜亂粘者謂之雜果餅

撒子

撒子者熬稻也乳煎為熬糯稻并殼熬之則其米炆散如花故
曰撒子也今俗或油煎糯米通謂之撒即不齏之齏也別為餅
薄而四角油煎沃錫粘着撒米曰撒子撒之稱在米不在餅也
楊升菴却謂撒子寒具也所粘之餅雖類寒具而與撒意何干
楊之博亦不及此矣或紅撒米又作餅如釵股用餅粘着者曰
蓼花餅以其形似而命之也董越朝鮮賦間肴羞而糝食自註
亦能為葦之米糕蓼花之類賦則蓼花之稱起自中國矣

粿餌粉粢

周禮粿餌粉粢合蒸曰餌餅之曰粢粿熬大豆也粉豆腐也餌言粿粢言粉互相足也蓋餌則先屑米為粉然後漉之故曰餅之粢則炊米爛搗之故曰合蒸也以稻米黍米或先屑而餅之或先炊而搗之又熬大豆為屑粘著之今俗所謂印切餅也後世俗漸侈此不用於祭享亦沽零矣今之所尚者糕也家禮所謂粢糕是也或稻粉帝濕八甌爛熟自成餅者謂雪糕或小豆去皮而間鋪之謂豆糕又既餅而豆腐為餡間鋪松葉爛蒸者謂松餅或不用松薄餅有紋者散餅肉餡而蒸外粘豆腐者謂之團子或和以青蒿見通考皆一時之俗也

冷淘

詩家多言槐菜冷淘昔野狐泉一女子善制水花冷淘切以吳刀淘以洛酒杜詩青高槐菜採掇付中厨新麵來近市汴澤宛相俱意者以水花槐菜之類漉麵為餅細切漬酒候冷而食者也槐非花黃之槐恐是柎木也我國指柎為槐亦似有自

簪導

導者頭髮之飾也晉書馮遷追及桓玄拔頭上玉導與之曰汝何敢殺天子齊高帝打破玉導曰長奢俊之原是也東坡詩簪導輕安髮不知簪與導疑若二物釋名又云簪達也所以達髮於冠也導所以導掠髮使入巾幘之裏也通典云金飾玉

簪導又云金寶飾導簪冠所謂飾導而簪冠者恐是一物而異名也意者如今俗籤子之類可以掠髮使入網巾而古者曰橫簪連髮於冠則又謂之簪也或始有二物而後來取便同用則謂之簪導可耶通考云唐制七品以上以白筆代簪八品九品去白筆然則筆亦簪之類耳意者曰張安世持素簪筆以備考問遂成此制

灰酒

朱子書有飲酒有灰之語灰者滓也陸放翁言唐人喜赤酒灰陸魯望詩酒滴灰者似去年是也周官酒正辨五齊之名泛齊者成而滓浮泛之然如今宜城醪醒齊者成而滓相將如今恬酒緹齊者成而紅赤如今下酒所謂赤酒即盡齊之類而李

賀詩小槽酒滴真珠紅是也所謂灰酒者即泛齊醪齊之類杜甫詩蟻浮仍臘味則指宜城醪也禮疏引曹植酒賦宜城醪醪蒼梧縹清為證泛與醪古人亦或混稱矣醫家用無灰酒入藥謂無滓澄酒也詩中朝人釀酒多用灰芝峰之博亦不及此耶

山後

新羅五葉後雖是土產亦絕貴貧士難得以治疾莫不以俗所謂沙後者替用按本草沙後有苗莖直而俗用者蔓延斷非此物矣人謂是蔓後之不見本草今人誤以薺菴為蔓後用治婦人產後諸症然薺菴者解毒之草使百藥不能循其經其謬明矣其蔓者恐是山後董越朝鮮賦松膚之餅山後之糕自註

山後非八藥者其長如指狀如羅當遠人謂之山羅當亦取和
杭米搗之煎為餅餌此物膚理極疏和米粉油煎為環餅俗稱
山羅今人尚有此制必是此物也余嘗試之此物折之則有白
液久則變淡血色蓋亦人後之類而有補血婦人或補後治疾亦宜矣

道袍

禮記註袍者衣有著也有著則非上服也然白袍青袍之稱其
來已久字書云袍者表衣之通稱俗曰直身兩京稱道袍朝服
亦曰袍隋唐謂之馮翼今號直袂即古逢掖也然則魯之逢掖
亦不過今之道袍而已今世士大夫燕服皆用道袍而武弁則
用綴翼凡深衣之衣裳連故裳有殺幅而無綴積玄端裳不連

衣而有綴積兩旁缺開其上下連而綴積

古無此製也綴翼者恐馮翼之類耳

蜂巡

余嘗養蜂而知古者巡狩之有其義也蜂之有君非有智身力
之能疵禦于眾特安居而待其下之供給其下之親上死長如
嗜慾然無此君蜂亦不能成群無以保守永命也迹其日用
事為其君短若無所用心然君之動靜眾必以之觀群蜂喧鬧
統則知其君之內有巡動也每日過亭午則必然以意推之君
亦一蜂耳蟄在一窠無所敵為群下何從而知其有無必時出
巡警使心意相接上下相固不可以但己者也不然雖搏土刻
木像其形而投之蜂亦共尊而不覺耶寧有此理

龍力

水行龍力大陸行象力大故曰龍象然凡天下之物陸不如海陸產莫如獅象比之於水產非等列也夫龍之神變有不可測者怒而起拔屋折木肯曾驗之西海龍鬪擢風自南而北旁及東海之濱千有餘里誰如其力哉龍興多在夏秋之際不但風雨震霆龍之欲動雖涼生之後必數日蒸熱醞釀然後乃升其蒸且熱分明是龍之為也意者將升也已於海中役氣作力精神透見風日變候甚可異也始知凡怪風驟雨莫非神物之幻美非時運自然之候也

啖柿

沿海多柿其實有高下不同等也然至霜酣濃熟則亦莫不交液甘滑比他果品最勝海邦人並取均嘗取其優舍其劣有携其下品至山峽人各稱賞以為無敵殊不覺更有上品在當前快意無害為無上也余謂古今人長短亦猶是也上自孫吳歷韓信諸葛至李靖郭子儀之屬無不自確一世籌無遺策今人每執迹而評隲曰彼如是此如是皆峽人之啖柿也烏足以知之若使數子并生一世比權量力則前未必勝後未必輸智愈見而拙難掩矣蓋蔣花種果必求異品曰以繁植轉蓋未曉也嘉美何獨人材每下於古省耶此余所

琴

說苑雍門周以琴見孟嘗君……曰先生鼓琴亦能令文悲

乎是周之琴素號為增悲也按劉勰新論云雍門作松栢之聲
齊潛願未寒服謂能凄寒思溫也此必有宗事而不可考其所
謂松栢之歌亦恐是說苑墳墓採樵之類夫樂者樂也要使人
和樂要悲而喜樂亦人情也至於絲竹之聲輒取其掩抑凄切
或流淚不禁益歎其善此所謂以悲為樂也豈非戾乎新論又
謂夏甲作破斧之歌始為東音殷辛作靡之樂始為北聲此
亦無所考也靡即師延濮水之音哀怨流洎者也家語子路
鼓琴有北鄙殺伐之聲則龐壯急疾者也韓昌黎聽琴一篇古
今絕唱然昵之兒女語息惡相角汝濮水之音也劃然變軒昂
勇士赴敵場北鄙之音也推手適止之濕衣淚滂松栢之音也置之郊廟之上不免為牛鬼蛇神也

鰈域

東國謂之鰈域按爾雅東方有比目魚名曰鰈不比不行郭註
狀如牛脾鱗細紫黑色一眼兩崖相合口近腹下今人以東海
之俗稱嘉魚者當之此物形圓鱗細背黑腹白口在一旁兩目
俱在背上見之超若二片相比而行其宗不然其謂口近腹下
亦以相比言也禮豆宗有脾析註脾牛百葉之者今之千葉
只於有角牛羊等物有之脾則五臟之一凡人畜胃上有膈而
長者是也俗稱吉花今西海中有名吉魚者亦自在背上口在
旁一如蛛形長恰似胃上之脾郭之所指當是此物而不比不
行古人不會親驗意度為說也牛之百葉亦名嘉魚者當之耳

禽獸不知父

世言禽獸知有母而不知父然凡禽之巢居者自營巢抱卵至乳哺皆雌雄共哺至雛成飛喙不獨不知父母亦相忘耳如虎狼之乞肉待養之類亦必如此且山野之物莫不牝牡有別動止相隨則與巢居必無異也世言鳥反哺余嘗驗之鵲每雀亦或有如此者但不多見意者鳥未必一一皆然即特有性孝者耳凡家畜雞鴨牛羊犬豕之屬雌雄牝牡都無別養雛而父不與勢使然也設或無勢攫搏噬之害放在閑曠各自生長則亦必牝牡有別今見犬雞群遊其陰陽之交猶稍自有擇其不然者多緣狃以成習也是以知俗之不佳皆曰教導之不明

委蛇

羔羊之詩美在位者也必曰委蛇；其語勢如吁嗟猗兮嗟騶虞之類類若有如是之物而比况於人者也莊子達生篇云夫以鳥養鳥者宜棲之深林浮之江湖食之以委蛇是必虫豸之名也又云齊桓公田於澤見鬼焉齊士有皇子者曰山有獲野有方皇澤有委蛇公曰委蛇之狀何如皇子曰其大如轂其長如轆紫衣而朱冠其為物也惡聞雷車之聲則捧其首而立見之者殆乎霸蓋澤中大蛇而其見人以為祥者也大抵二南多以物為喻闕睢蝻斯鵲巢之類先言物以興起猗方騶虞委蛇之類後言物而宗之安知詩人之意必不如此耶其謂霸

徵者如公孫丑霸王不異之說自是齊人之口氣而其稀見為
祥則決矣姑識此以廣異聞左傳襄公七年有此語行也

畜乾屬辰

乾畜之分屬十二辰舊雖有說皆未必然謂鼠前五爪後四爪
前陽後陰跨居夜半之象余驗之老鼠前後皆五爪意人偶見
雖未究者故云爾耶偶考本草鼠性氣歸腎三者水也坎水為
子故其為物也晝息夜動夜半之子即其安行之時也又及子
丑皆屬夜爻為子丑為牛何也二畜歧蹄屬陰頭垂下走皆水
畜也牛起先後足爪毛象水尤可證又爪色多黑牛色多黃亥
固專水而丑稟土氣也席行於夜而將曉歸窟席靜而兔動其

屬寅卯亦似有理其他多不曉說者謂龍五爪蛇歧舌所以有
陰陽之別然余見蝮龍必四爪未知何故惟馬蹄不歧起先
足色多赤當屬午雞至酉棲時當屬酉狗曰昏群吠夜深亦靜
當屬戌羊歧蹄屬陰然未申之為羊猿未可深曉耳

緩聲

王朴之律以黃鍾孔徑三分之管半之為清聲倍之為緩聲樂
府有緩聲歌必指此而言也今世心方曲有緩中毅三調此

管

土之管青木能克土也木之管白金能克木也金之管赤火能
克金也人之管黑水能克火也水之管亦青水土同宮故管亦

木色也石之管亦青石又土之類也凡管根者甚固故無不入
驗之金石釘久則赤澁侵蝕漸深磨不可去而終必缺敗所謂
繡澁管生是也石亦管久則剝落也人管所謂野刺是也面之
赤色火氣為主故野刺生而其根極深如金之繡管也心無形
體其亦有管欵曰有物是也欲亦有根著之丹田去之最難

灰

火性曰水故穿井之法掘地既深多熱烟火上壅不洩則氣便
旁通便能引泉脉來也又如實灰於甕注水其中一升之量而
能容灰與水二升灰帶火氣舍水在內水為之不洩也石灰亦
能引水有堪輿術者為余道置馬槽於石灰之上槽水濕灰又

帶火而引水槽便易朽治墻者慎之其言亦似有理農家糞田
木灰為上燒滅之中其理生長腐臭生新之義且能引濕也其
在土中旱乾則勒留濕性滋養尤勝但水滯之時或反致
害種綿家宜知之

元氣

物生氣稟元有長短之數如草不過百年之類是也就其中草
有久速人有壽夭氣數各異是氣也生而長之而衰之而死各
有所稟之限是謂元氣也其始也形小則氣小形氣並長氣充
於形之太氣衰則游氣雜糅形未有空缺而元氣之分數無補
於消滅也天地亦然盈於兩間者莫非元氣而亦必有衰息之
時其十二萬九千六百年即一大限也善言天者必驗于人知

人則知天矣然其代序循環與生物不同晝夜冬夏生息相接不似遊魂之消散也夫夜涼晝溫由日之出八非元氣之變也冬寒夏熱由日之遠近非元氣之變也寒暑相推而物生其間這元氣絀縕亭畜精聚而化醇精散而漸滅不雅於天地元氣之內無不相通如一團香在室氣遍一室一把火在庭光燭一庭此天人氣合之說也曰然則物之元氣脩短有一定歟曰非然也此有一漏壺塞口則不縮物撼則易洩何以異是吾但刺促而失其稟者恒多矣乎

立耘器

昔先子赴燕過遼野有詩立耘可見踈耕作行市方知競末功

農器有立耘之名古也遼東人謂之剡子柄長幾二丈刃廣博如我國之鉀子此用於旱畝而不宜於水田也意者畝間去草此必不使其起土培根之用歟我俗之鉏其柄短其刃楯尖鉤而斜利於撥土如黎之有壁甚宜於坐耘考諸錢鉏等器蓋不見有此制天下之利器也彼立耘者亦踈矣

火銃

天下之物猛勢莫如火故言最猛必曰火如烈于猛火是也雷霆者陽畜成火鬱於內而不得發則奮決而出劈石破山智者見其如此鑄成鳥嘴銃等火器余少時見有放銃者銃久廢沙洪既炷火丸不順導筒錢炸裂手握未展席口裂開其燥疾如此是故銃長則勢尤猛、則易以炸故聞胡銃甚長而末尖本

厚防此患也曾於人家見倭人復讐銃長不過數扶倭人袖中
暗發者也其用宜於十步之內而過此則無力云流賊之時賊
多殺孕婦倒植露陰醜穢者撞於是城上銃皆炸裂以雞狗血
洒之然後始放凡此又何理意者彼不過妖魔符咒之術故
生血能禳之耳

龍華

西國人言水味本淡今泉井之水雖甘烈非水之本味即土氣
之染成是以水莫如兩霖飲之無病乃有水庫之法盛儲庫中
經久而滓穢盡定去其滓而用其清其術極巧余有庄土在野
中野無泉脉其人皆飲陂澤兩霖所匯謂之龍華鴈鴨鶴鷓之
所嘗留戲穢惡滿渚水虫水草交亂腐朽色濁而味臭見之令

人欲嘔然作飯作酒無不美洗濯物甚潔白凡濱海多重腿之
病獨飲龍華者無此症治信西國之人經驗甚熟

觀物

易曰方以類聚物以群分萬象皆然觸眼有覺一日偶至陂澤
之地水鳥群至雁鴨之屬咸在其志皆喜水而有求故其遊戲
與同方以類聚也分形既別故雁從雁行鴨從鴨飛各有隊陣
物以群分也彼居水雲之間任往任來其意向未必皆同而一
雁起則群鴈從之一鴨至則群鴨與同其飛也一東則眾隨而
東一西則眾亦如之所以成群此似於無私其止宿也群不多
則欲下而不下必尋眾聚而歸焉此規物有得豈虛語哉
似於和同情狀可喜

占城稻

東坡白塔舖詩吳國晚蚕初斷占城旱稻欲移秧曰旱曰秧以非宜於旱田者也占城又別有一種稻大明太祖詔領占城稻於天下凡稻宜水田旱則失稔此稻耐旱也我國與燕接界使命繹續如木綿既播於中土而却為文益漸帝得未既有耐旱之稻寶莫大焉又如何至于今寂寞也余至濱海曠野之地土皆澱泥淤成而無一脉泉霖潦之外更無蹄沔遍野種稻皆色白而芒長俗名倭稻種在乾土苗立如針細乃穀以大木駕牛拖拽則草雜而苗不敗俄而勃興於夏雨時不日乃成蒂甚韌雖風電不損其穫也以鉄筋獲挾刀拉始零若播作時雨水則

甚忌一畝泥田生者相反也余謂此必占城稻也占城即南裔濱海之國必多野曠而無泉之地土產之宜必與此同其性今也鑿地為陂却有水草生此非必彼傳至此必有自然育成者也以此推之人材之生世自不乏彼執策而嗟無馬者何心

中國

有黃稔稻者種六十日便熟雖南方氣暖亦必別有速成者也限不得此種到此見三才圖會

檜栢

今人墳塋前多樹檜年久多為雷震或勿樹東方朔云栢者鬼之廷人遂引以為證然栢是今之側栢察其葉一一皆側可證檜者栢葉松身何嘗葉側耶東俗以海松葉為栢子此訛傳也海松之別種身栢何干然治棺者以栢為上古有松干栢

萬之說程子亦云余驗之栢未有許大者也又栢枝多向西故名栢云亦未見其必然或者栢有別種可以治棺而今處之有者非真耶然檜栢之類既多震擊則要非阡岡可種者按世說郭璞謂王丞相有震厄截斷栢樹如其長置床上常寢處則可消穀日果震栢粉碎博識者所當考

耽羅牧場

耽羅牧場其高大者沒數驅出遺在場者駕劣下乘大宛之種今變為馱駝而寒則厚衣暑則就陰止則芻豆昏晝不撤行則不過一息喂輒滿腹芻豆之不足熱粥澆之是以馳不過三三百步汗流脚蹶止則或蹄齧風逸愛駕傷人平時騎乘猶且不

堪况禦侮於風沙絕域之外耶蓋胡中牝必字壯必驕字則育繁驕則馴良必至之理也詩曰駉牝三千牝馬之高大者許多則馬如何不駿而繁哉余聞西洋之言喂馬寧麥無殺喂殺則只增肥澤而剛勇之性損矣此說亦有理凶歲人糜穀為粥啗必體重夢煩不與米麥等即穀性重濁故也

秦吉了

白樂天秦吉了詩曰彩色青黑花頭紅此鸚鵡一種能言者也說文似鵙而有情是則花頭也樂曲有鸚鵡舞此萬歲也唐武后時養鳥官中能人言嘗稱萬歲故為樂而象之道考云嶺南有鳥似鸚鵡稍大乍視不可辨久養之能言南人謂之吉了開

元初廣州獻之言者雄重如丈夫委曲識人情慧於鸚鵡遠矣
北方嘗言鸚鵡踰嶺乃能言傳者誤矣然則鸚鵡來巢之類雖
斷舌而不可使之言其能言者即吉了而象為樂舞則通謂鸚
鵡舞事文類聚載在鸚鵡下身鸚鵡別中土人亦不能細辨故

踏索緣撞

今世優人踏索戲或謂履繩漢世以兩繩繫兩柱兩倡對舞行
於繩上對面道逢肩切而不傾張衡西京賦跳丸劍之揮霍走
索上而相逢是也此見此技轉巧不特對舞或能筋斗手彈吳
琴蕩搖橫斜而能不墜伎之巧捷乃如是問之曰單繩易於兩
繩也又有緣撞戲或稱尋撞即險竿戲也又名都盧伎自漢武

時有之都盧國名其人體輕而善緣能跟掛腹旋曰撞而見伎
亦謂角觝之戲西京賦侏童程材上下翩跹突側投而跟掛若
將絕而復駁是也唐文宗開成四年張樂有童子緣撞一夫往
來走其下如狂上怪之左右曰其父也其履危可知今我東之
俗此伎絕巧北使見之以為天下無有云此皆倡優程材之戲
也我東人百事卑劣惟倡優不拙是可憫怪耳

猿騎

猿騎戲者今俗謂馬上才能於走馬上飛踏如猿鳥此軍門馬
士能之或似有稱於騎射則不比程材雜劇之無用雖存之不
妨或有能騎獲馬者

浮白

太白罰爵也出說苑然成帝與張放等宴飲禁中皆引滿舉白則不應用罰爵也或曰飲訖舉觴告白盡若然魏侯何以曰浮之太白公乘不仁又何以舉白浮君余意凡無飾曰白明堂位爵夏后氏以琖殷以斝周以爵夏以玉飾殷以木祿祿也周亦有玉飾古人飾函莫不寓戒而稱白則宜於罰人及縱飲用之又爵有兩柱三足如弋形柱所以戒其傾盡足所以戒其過則傷也柱每足亦飾也引滿則泛溢也舉白則無飾而傾盡也比如簠簋之蓋必飾以龜形戒其貪食謂之不飾則貪食之稱故白者不飾也且浮者引滿也凡兗滿則溢故戒其泛溢

今見函飾盃盞必有斟量之限使無得過惟嗜飲者必取其盈非禮也禮投壺註浮或作匏或作符皆未見得是

薦筴

屈到嗜筴召其宗老曰祭我必以筴及祥屈達命去之曰夫子不以私欲干國之典今事文類聚有論此者曰加籩之實筴爰存焉楚多陂塘筴爰所生父自嗜之而抑按宰祝奪乎所欲達何忍焉愚按此若禮所當薦到必不特命矣是必時禮之所行者然也然祭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所嗜禮也既思其所嗜而不以是薦之可乎居山者必以魚鼈為禮居澤者必以麋鹿為禮君子謂之不知禮悞諸義而悞則禮雖先王未之有

可以義起故草木昆虫苟可以薦則薦也如犬牲豕牲之類特牲少牢之不載而禮亦無不著焉居楚而薦芟情禮允快况籩實有此耶達謂于國典其必當時有此禁令故云角

此禮家之所宜詳

指尺

人之身大約六倍其廣十倍其厚比于肘四倍比于手大指十二倍比于連四指二十四倍舒兩肘縱橫過等蓋肘者自肘橫紋至長指尖端大指者自腕橫紋至大指尖端四指者一扶也人長以八尺為度則其廣一尺三寸三分強厚不過八寸許人之背膺中平而兩旁殺各除中平五寸三分強合兩旁圍殺處為圍則徑八寸經一圍三則三八二十四也肱後添背膺一尺

六分強則大約身圍不過三尺五寸弱也深衣之制隨其人為長短廣狹之度故有指尺之說肱有細而長者有大而短者有指短而身長者有指長而身短者依旧不可為法愚謂古所謂尺者即指周尺也其始以長短廣狹之中者為法則其身必長八尺圍三尺五寸也其有不肱者宜隨其身而盈縮之度其長折作八尺絜其圍折作三尺五寸為衣之長短廣狹比如醫家之橫寸縱寸之例則無所不合深衣之廣七尺二寸而三疊為衣則除一疊三尺四寸圍不過四尺八寸比身圍三尺五寸增一尺三寸也亦可以容軀体格如也禮所謂指尺者亦但以指節之中者言其或長或短不在此數

朴堧樂律

世宗大王有意作樂時秬黍生於海州磬石出於南陽命朴堧造編磬堧取黍積分爲黃鍾之管其詳此中國律管差高以爲地有肥磽黍有大小以蠟鎔成比海黍差大一粒爲一分累十粒爲寸九寸爲黃鍾之長三分損益以成十二律其說極可笑昔李照以縱黍則孔徑三分容黍千七百三十胡瑗以橫黍則容黍一千二百而孔徑三分四釐七毫皆不合千二百黍之文房庶謂容千二百黍爲九寸而九十分爲一是所謂一爲一分後儒誤以一分爲一黍也其言差近容黍以其體滑也蠟黍澁甚不可以累積真黍而猶有負戴死空之慮况蠟耶且蠟成較

大則安在乎秬黍此不過以意爲之也世無師曠之耳孰知其諧恢否也海黍旣若是鑿空而南陽之玉亦不過似玉之珉比滑石差堅非泗濱之浮石矣彼成倪撰樂學軌範序云堧之所得土首耳其亦有見於此耶

俗樂

俗樂有樂時河臨唯子喙木等調按新羅史王名見伽倻人于勒於河臨官奏河臨嫩竹二調此東方樂調之始意者此名流傳至今也今樂範一名清風體也喙木亦稱河臨則清風喙木皆于勒之餘流耳

管灰

漢志云度起於黃鍾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鍾之長一為一分至房庶云得古本漢志一黍下脫之起積一千二百黍八字當時皆不之信余謂若無千二百黍之文銖兩龠合之說又何從而有所此為其脫簡無疑范景仁信從而不能發揮畢竟歸之於多截竹管之說亦昧矣管灰之事牛弘之已不能對何可契合於秋忽之間耶蓋黃鍾九寸而其分則為十二萬七千一百四十七數三分損益之際不如是不能詳也其宗一寸為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數竹雖多截其能明晰而不錯乎別有所論不贅

生菜挂背

元人楊允孚詩云更說高麗生菜美揔輸山後麝菰香自註高麗人以生菜裹飯食之我俗至今尚然蔬菜菜大者皆如此高麗為上家一種之為此故張光弼宮詞云官衣新尚高麗樣方領過腰半臂裁今人猶有此制長不至膝廣不及臂兩襟不掩方領適對如鶴縈兩邊為珠為彊以搭住名挂背此詩所舉者是耳俗之流來者遠矣近時頗有加諸道服之上者或者麗俗亦如此而元人效之也

朝鮮墨

吾東白礪紙狼尾筆為天下所寶至於墨專用油烟比松煤深黑不及而滋潤過之中國則大抵皆松也東坡云兩合為良此未曾有試矣韓子蒼詩云王卿贈我三韓紙色若截肪光照几

錢侯繡贈朝鮮墨黑若點漆光 水東墨亦為詩家所重如此
雖謂以小兒眼睛為度深黑何妨其潤媚即雞子白助其彩耳

論画形似

東坡詩云論画以形似見與兒童隣賦詩必此物空非知詩人
後世画家得以為宗旨淡墨麤画身真背馳今若曰論画形不
似賦詩非此物其成說乎余有家藏東坡墨竹一幅一枝一葉
百分肖似乃所謂寫真也神在形中形已不似神可得而傳耶
此云者蓋謂形似而乏精神雖此物而無光彩也余則曰精神
兩形不似寧形似光彩而他物寧此物

婚禮朴桂

國家祀典有藥果中朴桂小朴桂每疑何所不足而無大朴桂
據高麗忠宣事白馬油蜜果皆從本國之俗也今俗同牢用漢
果婦之饌饌用大藥果漢果亦朴桂之類大藥果即所謂油蜜
果意者此大朴桂而其次有中小之別故今婦家饌餅尚稱朴
桂此皆古之密餌遺制也別有所著不贅

篝燈製管

余見王世貞所撰楊忠愍繡盛行狀云苑洛子韓邦奇謂公曰
吾欲制十二律之管各備五音七聲而成一調何如公退而
齷思廢食寢者三日夢大舜投公以金鍾使之擊曰此黃鍾也
公醒而汗恍若悟者起篝燈促製管至明而成者六已而十二

管成韓公撫膺而高蹈曰得之矣始吾輯志樂成九鶴飛舞於
庭其應乃在於子耶余曾見退溪所輯啓蒙傳宜在韓之論易
考變占一條四爻五爻變者却占不變九六之變而乃占七八
之靜者為不成道理退溪亟許之以為韓必有獨見不拘前聞
者今以此推之於樂律一事全無曉解律之難成由於黍龠分
寸之不明夢覺而恍悟不知何據竹有鴻殺之別故必須鑄銅
毫芒之間易以差謬豈一日之間可辨者耶若初不知縱黍橫
黍及千二百黃鍾之宗而至是乃悟則從前者太迷而悟非真
悟矣更須究到縱橫之有不合而更得取捨之斷案後方可言
樂矣王固不足道如韓之志樂一書必昏強言而已矣後得楊

之椒山集考之非王之謬即楊自作年譜者如此而王為其所
欺也楊之樹立正大光明為何如而作如此浮夸嚮言乃爾意
者此等人慷慨成習輕死立節其於真積功程蓋昧之也不知
為不知是知也初無留心涉獵而妄言可守又有毛大可者批
評極言其謬正身吾意合甚可喜也且曰韓苑洛書是蔡元定
律呂新書之嚆餘而可以言樂乎其師分授受如斯而已

鑄鼎象物

厭勝之說所由来舊矣禮始死廢床東首欲受生氣招魂則人
從北榮而下此類甚多如五運尚德達正易服及月令禘用之
屬咸有規制此術家之所祖也左傳云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

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矣故民八川澤山林不逢不若魑魅魍魎莫能逢之其意何居禹平水土民生奠居所當先者豈無其道而乃汲然收天下有用之物鑄成無用之器不惜功費之許大雖象物為備彼山魃夜叉之類獨不能騁其妖幻耶意者懷襄之世人神雜糅鬼魅之害于人多矣其最為人患者魑魅魍魎是已孔子曰木石之怪夔罔兩大抵罔兩之屬多是木妖故禹於是收九牧之金各鑄一鼎而象其百物以為備蓋金氣旺而木即受制故民八川澤山林彼鬼物不得眩雋怪變而為人之害也不然縱使人燭其神矣彼將不以畏憚而沮止也然則所謂逢之者亦以鬼物言鬼物之

遇民人渠自歛避矣若露其怪形使人見而驚怖豈非鬼物使人逢之耶逢與不逢其幾在鬼故曰莫能逢之程大昌曰範金肖物以示之則山行草屐者知畏而預為之避也其說亦曲矣不然則人將不知鬼物之可畏而不避耶

偷猫

有猫從外至性偷而適鼠稀不能捕防之小怠輒竊食床案人惡之甚欲除之又善躲避久之移入他室其人素愛猫每之食俾不飢且多鼠能善獵得飽遂不復偷於是號稱良畜余聞之歎曰此獸是必貪家物無食故不得已習偷既偷故棄逐之至吾家亦不諳本質又待之以偷獸其勢不偷將無以為生也雖

有善獵之才誰復知之至遇其主然後素性見而能亦效矣向使偷時而擒殺豈非可惜耶嗚呼人有遇不遇物亦有然者也

鵠鵠眼

文房之美必稱端硯而鵠鵠眼為最上大抵端石有三種巖石為上西坑次之後磨又次之色深紫瑩潤扣之其聲清遠有青綠黃重暈圓點者謂之鵠鵠眼此巖石也其色赤呵之乃潤鵠鵠眼色紫紋漫而大者西坑也其色青紫向明側視有碎星光點如沙中雲母而少潤者後磨也又有子石在大石中匠者識山之脉理鑿窟有圓石青紫色者可直千金此中國重寶也我國安東藍浦皆產硯而安石色紫品劣藍石青黑色國人重之

皆無紋岩不如坑石之光潤發墨或沒在水中杼渴而取之尤勝物性之相反如此

桃竹杖

余既衰朽力疲人多身之以筇杖其色美形奇莫如躑躅必根大末纖而不高其端直體輕堅剛色美莫如竹然中虛易敗余謂物之難全如人之無完也人非聖人無盡善之理維杖可證吾聞桃竹產於梓潼此竹獨中宗如木杜南所謂斬根削皮如紫玉是也或是庶幾者耶意者竹性既長雖閱以歲年未有增高益大中空漸窳此竹性壽故積久而成者耶到老宗驗方得

披枝傷心

鄉社有人種果樹始甚密人曰樹密則不宗答云始密則枝不繁枝不繁則長必茁矣其漸長而別其劣者間去之如此樹壽而多宗兼有用材之利也不然穉而多枝長必不高隨而刊除旁柯則曰此病蠹而樹便枯死矣余聞而驗之果然凡有所枝其痕必朽水涎朽入其心必傷駸駸朽敗而蠹其間樹安得壽哉偶讀范睢傳云木宗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蓋宗繁則枝折枝者折而披裂之謂也俄成朽蠹至於心傷而枯死古人皆先得之

火炮

我國之有火炮自唐末始是時倭尚不知此術也辛禡三年置

火炮都監時判事崔茂宣身元焰硝匠李元同里閔善遇之竊問其術令家僮殺人習而試之未幾倭人寇羅世等戰於鎮浦用茂宣所造火炮焚其船又鄭地以火炮焚倭船大勝然謂之焚船則身今之鳥鏡別矣鳥鏡者見於丘氏大學衍義補而戚繼光紀效新書尤詳倭人得之用之益巧我國壬辰以後始有製造之法而前此不能故狼狽至此守城如金時敵水戰如李舜臣皆中死死兇之殘忍者是則天滅和氣地增愁色而人界之阨層也子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初是兇者宣特作俑而

毛羅麻子

宋嘉祐中羅州有船桅折飄抵岸船中人衣冠如唐人繫紅鞋

角帝短皂布衫語不可曉試令書字亦不可讀自出一書示人是上高麗表稱毛羅皆用漢字麻子大如蓮的日中暴乾就尾上輕按其殼悉解簞揚取肉粒皆完毛羅濟州也所謂書字必如今諺字土俗之所用麻子又必是今之單麻意者此物嘉祐以前中國無有故云角

乾靈龜

今之指南針木套中立柱尖又針腰作四掛在柱尖琉璃隔之使不傾墊套旁刻干支及四隅卦名或套用象牙其製極巧妙古未始有也沈括云以磁石磨針鋒則能指南然嘗微偏東不全南水浮多搖蕩取新鱗獨齒以芥子許蠟綴針腰無風處懸

之其中有磨而指北者蓋其時未有輪圖也所謂微東即術家正針也意者是時至天上午以縫針為斷不如今俗至南針也縫正二針於二十位中差半位堪輿家術大行已久較之二針吉凶互易此果何故乎浮水之法今人謂之水靈龜故木套者稱乾靈龜今人以針和磁石巖之經久後用之其指南便是指北未有其別若但磨其鋒則有南北之異意者針鋒未定南北而石之生有南有北若龍其南氣者南指龍其北氣者北指耳

鱷魚

韓文公逐鱷魚文引古擲鱷之語鱷蓋鱉屬故云角沈存中云王舉直知潮州釣得一鱷其大如般画為圖自序其下云其形

如鼉但喙長侷身牙如鉅齒有蒼黃白三色尾有三鉤極鈺利
遇鹿承攬而食之生外甚多或為鼉奮其為鱷者不過一二土
人設毒于犬豕之身筏而流之水中鱷尾而食則斃余驗鼈嚼
物極有力且卵生但尾無鉤其類極多水大則其育物愈大故
海中有巨鼈之名潮州傍海故鱷所以多有乎

石龜水龜

禹治水而洛出書者靈龜之文也禹告厥成功不以此物何
也今考禹貢之篇畧不驟見可異也此說既著繫辭則非浪傳
也記云浚玄武謂龜蛇也古者謂龜為玄禹所錫玄圭恐是龜
身命圭也以圭承命還圭而復命禮也於是并与洛書而告功

也胡庭芳旂蒙翼傳云歐陽公未信圖書以為怪妄并為繫辭
不信溫公通鑑魏明帝青龍間張掖柳谷口水涌寶石負圖狀
象靈龜立于川西有石馬鳳凰麒麟白牝犧牛璣玦八卦列宿
彗孛之象恨不使歐公見之以祛其惑也愚按圖書之義說得
爛熳若無復遺憾而後人重加理會輒出新義縱橫恣合為非
天工不能到此豈贖成給人之比乎按十六國春秋符堅永興
十二年高陸民穿井得龜大三尺六寸背有八卦文命太卜池
養之又按金志天會四年汴都太康縣一夕大雷雨下水龜巨
數十里龜大小不等首足卦文皆具天降水文地涌石象是果
誰為彼冰身石皆無情頑物必象龜形况神物之生天理符應

如鼉但喙長侷身牙如鉅齒有蒼黃白三色尾有三鉤極鈿利
遇鹿承攬而食之生外甚多或為鼉奮其為鱷者不過一二土
人設毒于犬豕之身筏而流之水中鱷尾而食則斃余驗鼉嚼
物極有力且卵生但尾無鉤其類極多水大則其育物愈大故
海中有巨鼉之名潮州傍海故鱷所以多有乎

石龜水龜

禹治水而洛出書者靈龜之文也禹告厥成功不以此物何
也今考禹貢之篇畧不驟見可異也此說既著繫辭則非浪傳
也記云浚玄武謂龜蛇也古者謂龜為玄禹所錫玄圭恐是龜
身命圭也以圭承命還圭而復命禮也於是并與洛書而告功

也胡庭芳旂蒙翼傳云歐陽公未信圖書以為怪妄并為繫辭
不信溫公通鑑魏明帝青龍間張掖柳谷口水涌寶石負圖狀
象靈龜立于川西有石馬鳳凰麒麟白牝犧牛璫玦八卦列宿
彗孛之象恨不使歐公見之以祛其惑也愚按圖書之義說得
爛熳若無復遺憾而後人重加理會輒出新義縱橫沕合為非
天工不能到此豈贖成給人之比乎按十六國春秋符堅永興
十二年高陸民穿井得龜大三尺六寸背有八卦文命太卜池
養之又按金志天會四年汴都太康縣一夕大雷雨下水龜巨
殼十里龜大小不等首足卦文皆具天降水文地涌石象是果
誰為彼冰身石皆無情頑物必象龜形况神物之生天理符應

理宜如此歐公終不免淺之為丈夫乎

鷓鴣

今野中有小鳥且鳴且飛或高或低俗名終達人或不以為何物按爾雅鷓鴣天鷓註大如鷓雀色似鷓好高飛作群色氏云俗號告天鳥其名如籥形醜善鳴群高多韻東俗之稱終達人正是此物野人云其中指偏長異於他鳥其果然否或以其飛則鳴疑其為鷓鴣即澗溪邊小鳥背青黑腹白領下有錢行必搖者是也其乳也必於沙石間不作巢其毛其卵與細石相混人過而不覺其狀如割葦者爾雅所謂鷓鴣是也今林薄間多有

鷓

鄭子臧為聚鷓冠人以蚌鷓之鷓同者非也蚌鷓之鷓即今俗稱稻鷓者也是也小而灰色群飛今海邊水田播種便至不驅則須臾損種至四月八日後鷓盡去為其將乳於島中也子臧所好則翠鷓也似燕紺色出鬱林云

鳩杖

古者養老之禮必用鳩杖說者曰鳩是不噎之鳥此曰祝哽祝噎而言也凡鳥之不噎何限而獨於鳩言之何也余觀鳩之哺子必吐既食而復吐安在乎不噎况吐而哺子如鷓雀之類亦多矣一日有山鳩至前引群長鳴延頸至地宛似稽首拜祝之狀遂解之曰此鄭子所稱祝鳩者耶何其形容之宛似也既謂

之祝則所祝它是祥慶以禽鳥而祝禱惟鳩為然則刻諸杖頭
乃祝其不噎不噉冀有以益享遐壽是為靈壽即今布穀是也

五鳩

傳曰睢鳩氏司馬也為其摯而有別註云摯者猛摯之義故為
司馬鴨何嘗有猛摯之性詩闕睢註亦舉此句而以摯作至極
之義則又於司馬何干余謂睢即鴉鳩之類也群飛而不相亂
雌雄一死則一殉司馬掌兵之官使軍中行隊整飭輕生相從
所以為司馬也曰是推之爽鳩氏司寇也註亦謂摯故主盜賊
夫刑官貴明不貴猛爽者明也鷹鳥之獵雉兔也遠矚於草莽之
際毫末不遺所以為司寇也鴉鳩氏司空也詩云鴉鳩在桑其

子七方淑人君子其儀一方其儀一方心如結方謂哺子朝從
上下暮從下上均一不偏也此詩牧民者御下能平均也書云
司空掌邦土時地利居四民謂養民亦均一不煩也祝鳩氏司
徒也其為鳥也其群布穀其鳴也如叩頭拜祝取祈年祝穀之
義謂厚民莫如穀也鷓鴣氏司事也以字義推之屈是謙卑之
意此物性氣必有如此者註謂鷓鴣爾雅山鵲郭註似鵲而有
文彩長尾背脚赤余見山間有此必成群不相離有文而成群
近於禮故云爾耶宋邢昺云知來鳥恐無所據

牧丹無香

新羅善德女王見牧丹菡知其無香曰絕艷而無蜂蝶也余驗

之未必然但無蜜蜂花艷而氣惡故也余嘗賦蜜蜂云殉國忘身卽至誠勞心事上獵群英牧丹叢裡何曾到應避花中富貴名博物者考焉

鷹連

今俗謂鷹必曰鷹連人曰鷹者一或瘞死群鷹連續死一架皆空故稱也退之作韋丹碑丹徙厩于高地曰其廢倉大屋馬以不連死亦以瘞死為言也可考

鸚鵡

唐國史補松脂八地千歲為茯苓千歲為琥珀千歲為礬玉逾久而逾精鸚鵡鳥千歲為鸚逾老而逾毒南中山川有鸚之地必

有犀牛有沙虫水弩之處必有鸚鵡及可瘞之草也此說可以逾道善惡一判如路歧益繆舜跖所以分也知世之窮凶巨惡其始心所存未必皆如此只緣用心一差轉輾推盪或至弑父與君也鼓此鸚鵡鳥成鸚之說也事變巧殊盤結不解智者處此必有可了之路窮無不通時才有所未及也易曰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居今之世但諉諸無可如何者直昧耳此鸚鵡之瘞毒之說也

坐馬

營奠返魄俗禮必鞍馬前行謂之坐馬此貴官乘轎者之例也中國亦然或謂誕馬或謂散馬或謂佯馬或謂引馬演繁露所謂外官儀從有散馬前行是也然則有官者則從俗亦可

女帽

古者死者不冠而用掩所謂皮弁服爵弁服者指皮弁爵弁之
服而非用弁也掩之則帛廣終幅長五尺折其兩末者將以後
脚結於頤下以前脚結於項後疏云如今人幪頭但以後二脚
於頤下結之蓋幪頭者用帛方幅四角有脚裹頂前後以前二
脚結於項後以復脚結於額上掩則中折之為脚而已不別為
脚也凡巾制莫不如此家禮用幅巾大抵相近也婦人則鬢無
笄用組亦如男子之不冠而不著頭面所用烏或者此與幪握
之類同用而婦人亦通用耶今俗婦人之衰有女帽與掩略似
必是流傳轉訛故也余參古循今為之制度蓋頭圍以今布帛

尺不過一尺二寸許用黑繒廣六寸長一尺五寸從上端中屈
六寸正方左右縫合則下端餘三寸從下端當中折開六寸為
兩脚則折至其正方之中心圓殺脚末卷以向後圍繞兩脚適
對用線紮住別用繒夾縫廣寸許長尺二寸中屈為垂角其折
開處又別用條加襖而幪既用袂則掩亦如之雖違古亦無妨
每見人家此物無定制各異形故著為例

新羅琴

眉叟許先生有新羅古琴萬厝間鶴林公子遊閩東得新羅敬
順王琴傳其制卒歸於許氏云初晉人遺新羅七絃琴時券二
相王山岳減一絃易徽為裸彈之玄鶴來儀遂名玄鶴琴此必

其遺制也王之降高麗也封樂浪王政丞除國為慶州為其食邑審知副戶長以下官職等事王則必留居故國矣時王子突泣辭入皆骨山倚岩為屋麻衣草食終其身或者王子携旧咒隱遯撫絃以舒其寃憫琴遂遺落在東郡耶新羅之亡當後唐清泰二年至萬曆間幾八百年為公子所遇亦異矣余以今京中水標橋所刻周尺古制遺許徵士抵一一度量長短庸狹之數較諸今樂學軌範玄琴則不啻大矣軌範之成後於敬順王五百有餘歲而不過曰當時樂坊所藏為之記其不同無怪也意者此真而彼偽也歟

日本刀

眉叟乃林白湖傍外孫白湖得一古劍於日本賈客後劍歸許氏余曾見之色白如雪光射人暑月拔鞘掛壁凝露滴其尖云夫五行首金之則生水說者謂金錢火鎔成水故云甬若然世之滔之流者皆水此何從而生今以此劍驗之金之生水信矣意者錢皆火煨失其本性惟其得地四真精者本性猶在故朕耶然則土中生水其宗土始養成金精金又生水非金則土何由生水蓋石生於土石則金類故色白錢必產沙石之間可見其性類也水又生於土中石實余謂言金則黃金

黑錢白石皆琴之甬

琴奏鶴來

俗樂玄鶴琴初自新羅琴成而鶴來舞故名也按樂書云晋平

公聞濮水靡之樂謂師曠曰音無此最悲乎師曠不得已鼓
之一奏有玄鶴二八集于廟門再奏延頸而鳴舒翼而舞意者
東人識淺拖引古事誑說如此又或東琴絳悲致物如師曠所
奏若然與清廟希音之雅樂遠矣何足稱哉周子云代變新聲
妖淫愁怨導欲增悲不能自止故有賊君棄父輕生敗倫不可
禁者也樂者古以平心今以助欲古以宣化今以長怨不變今
樂而欲至治者遠矣玄鶴之琴近之矣

木弩千步

唐太宗東征為流矢所中自有史官諱之故牧隱詩有誰知白
羽落玄花之句麗末必有其文字可考故云爾蓋弓矢之利東

邦為最爾慎楷弩天下為寶爾慎即我東北役屬之國也然今
我造弓非水牛角不強材產於中國也其筋膠亦非我國獨有
挽強射遠又非東方之專能也北道有木俗名西脩羅細折浸
水垂之探而懸之石待其直而削之其刃曲而圓削而成可為
箭幹有石尖利可代刀削意者楷矢弩鏃不過如此必鈍劣而
不及竹幹錢鏃此未可曉矣我太祖常用大羽箭以楷為幹
以鶴翎為羽必也神勇所為耳唐摠章間帝徵弩師於我國造
木弩射不過三十步帝云爾國造弩射千步今不然何也對曰
材不良取材本國可矣取材而不過六十步詰之對曰臣亦不
知其所以然殆木過海為濕氣所侵歟帝疑不盡技劫以罪終

不效其能云所謂能射千步者必曰東征而知之也今強弓輕
矢遠不過數百步彼傳者未必可信然太宗處三軍之中必不
躬蹈危地而飛矢能中之此所以必欲徵師造成也今軍中有
細箭能達四百步力雖不猛亦足以傷人之目唐宗所中當是
此物耳今聞武庫兵備莫非濫惡不可用 主上中朝憂歎不
能革變此不但下不舉職之由即法不得其便耳地官藁人職
考其弓弩以上下其食所謂餼廩補事是也若造成而不別工
拙其不盡力宜矣月令孟冬命工師效功物勒工名以考其誠
功有不書必行其罪古人之用意周密如此今什器之自中國
來者及自日本來者莫不如此雖書卷必識工名惟 我國不

然時於佩刀之上效刻倭名以亂真其事可咍今依此工匠則
上下其食兵器必刻任掌人姓名又識其券次天一天二地一
地二如科場試卷之例然後點考者不必盡閱抽姓取其若干
罪不貸其已成者亦差人細閱去其無用者其餘亦刻其閱者
姓名外郡皆如此大將時又抽姓取列郡武庫罪不貸事不繁
而功辦矣又按新唐書兵志凡伏遠弩自能施張縱矢三百步
四發而二中臂張弩二百三十步四發而二中角弓弩二百步
四發而三中單弓弩百六十步四發而二中比為及第遠及三
百步不減於鳥嘴銃今世未聞有此何也

酒材

酒齊者養老供祭之需用莫重焉故酒正之職以式法授酒材
月令所謂命大酋是也凡材有六秫稻必齊者稻必早熟粘液
精鑿明潔也麴孽必時者麴必秋釀早成孽者取甘今人不用
也湛饍必潔者先以米百洗以水清為度湛在水中過三日饍
必蒸餾候冷方釀也水泉必香者須取味甘氣烈也陶甕必良
者良與苦相反陶之洪者謂苦惡須取體滑者盛水澆濯過十
日方用也火齊必得者火氣莫烈於柴道家用之則多繫於
薪類漫猛也火用陽燧新發者始漫終猛畧如文武火如是酒
宜有不嘉者

五齊三酒

五齊三酒之別終無定說疏家以厚薄為辭厚薄繫於米水多
少米與水均為厚水多米少為薄詳其文恐非指此也古有醴
自儀狄有酒也禮運云玄酒在室醴醖在戶粢齊在堂澄酒在
下祭尚禮蓋意者味甘故謂之薄鄭氏以泛齊為宜城醪醴為
恬酒蓋齊為郁白緹齊為下酒沈齊為造清皆味甘者也其味
甘者也其甘有術米用秫釀乘熱加之麥孽則甘矣成而滓浮
為宜城醪則今之浮蟻也滓浮相將為恬酒恬與醕同則今之
一宿成者或謂甜酒成葱白色為郁白則不待清而篩過者
也成而紅赤為下酒則稍久色深者也成而滓沈為造清則浮
滓盡定者也大抵皆味淡醇淺者也鄭氏以事酒為醪酒昔酒

為酋久白酒亦謂久醱清酒為中山冬釀接夏而成者此不過以釀成遲速為斷疏以醱酒為冬釀春成此與接夏成者相近舊醱謂之奠久白酒未有久而猶白者也此必久而更投飯故然矣字書有重醱酒名醱醱後未有六七投者梁元帝詩宜城投酒今行熟傳鞍駐馬暫栖宿是今驗之舊醱不須冬釀大酒坊有三友五丙之名釀後白醱味酸麪若不可成者閱月方成澄酒味極烈凡酒久成為最新必味薄也然古意未必如此只據鄭註為之說余平生最嗜清明酒其法春月清明時糯米二斗百洗浸水三日別用糯米二升同日浸洗先盪作末和水二斗煮成淡粥俟冷入良麪另末一升小麥麵二升以東桃枝攪

均經三日待其成醱篩過去滓禁絕生水八甕中乃極二斗米饅餚為飯乘熱同八甕中置於涼處只禦寒凍亦禁日光透照經三七日始熟味極甘烈雖暑月亦可造但饅飯俟冷八甕也若嗜飲者厭其味甘則雖春月候冷增水二升味甘則近齊氣烈則近酒也此方吾得之良溪處士恐其失之故記焉

明水

司烜氏掌以夫遂取明火於日以鑿取明水於月以共祭祀之明盞明燭明水夫遂陽燧也鑿方諸也鰾魚甲亦稱方諸故人或誤認余驗諸史非也鑿制未聞或圓而凹中向月水生也註以明水滌滌染盛黍稷也染盛者飯也饅飯以水又何以明水

洗之愚意古人食竟必三飧以嗽口祭亦有此例也明燭者不但為火照蕭合脂膏皆用明火也禮云明水洗齊貴新也縮酌用茅明的也意者鬱鬯和明水縮於茅上也陽精莫如日陰精莫如月故明火以燭蕭以報魂明水以縮酌以報魄其理宜然若但為滄滌染盛而饕飯則陳設後設此何為今國家祀典只陳虛器無謂

綸組

爾雅曰綸組以組註云海中華生彩理有象之者曰以名按緇衣疏綸宛轉繩也設文青絲綬也內則註潤薄者為組似繩者為紃又按通志綸鹿角菜組海中苔今之紫菜也我國有俗名

青角菜者色青形如鹿角生海中即綸也有俗色海衣者乃海中石上苔也色紫採者作瓦如紙恐亦是組也

貂裘

北塞人常用貂裘非侈心蓋有為也寒月服之得風更煖入水不濡遇雪即消拂面如敲塵沙眯目以袖拭之即出東人用之而不解其意

鼯鼠

鼯武之在北庭掘野鼠去草實而食之按字書鼯鼠穴土為窠形似獺夷人掘食之蒙古人名答刺不花武之所食當是

兵咒

兵者聖人之所慎，器不便利，以其卒與敵也。周禮冬官一篇，大抵多軍旅之需。車甲矛戟弓矢之類，其用材之苦，良制度之長短，輕重厚薄，鴻殺倨勾，細大較其分寸，察其微密，詳錄而謹書，惟恐其或失於實用，意至深也。今我國則州縣勿論，只京師武庫之儲者，無一可用，試以矢制言，平時習射，皆用無鏃家，多藏虛費良竹，此古所無者也。已甚可惜，而又有柳葉矢者，皆火鍛竹幹，剝去其皮，至暴露，兩露則不可用，至軍中虎韋之需，鷹翎彩飾，為大羽箭，價重十倍，而遠不及百步，此物果何為而費錢造成乎？太祖東亭及荒上之擊倭，皆用大羽箭，按龍飛御天歌，太祖好用大哨，鳴鑄以括為幹，羽之以鶴翎潤而長，麋

角為哨，大如梨，鏃重而幹長，不類常矢，此恐神勇所用，不可以常規例之。凡矢羽豐則遲，羽殺則趨，是以夾而搖之，以視其豐殺之節也。然古今殊俗，人功漸巧，括矢石弩於今為下，是未可曉也。宜令武臣擇材，審工舍鈍，取利參互，古書別為文字，如考工記之說，歲之王府閱視，則必舉以為準，其他無用之器，有法禁絕，豈不有補乎？

鶴沙短簡

事不忘本禮也，凡物古儉今奢，故念古則侈心節，循今則轉輒相高，將無所不至矣。古者寫字用竹簡，漆汁形似科斗，其艱苦可想，今人文房之具已濫矣，爛用紙片，無所顧惜，此不念古之

害也余王考任成川府時方伯卽金鶴沙應祖其投抵一簡留
在篋中以周尺度之縱九寸橫不過尺二寸紙亦薄劣以西方
之富饒監司之尊貴節財如此時俗可知今之守宰贈遺知舊
其甚劣者長廣厚薄必倍加於是則費楮七八倍矣其於權貴
又不啻數倍余見中華人禮翰何嘗如此物非士大夫所自
作必財出於民而上不恤也民之煩費舉隅可見夫為治不明
由不公不公由不廉不廉由不儉不儉由不安分苟欲安分念
本為要物必本儉身必本賤行儉公明自在其中於為國何有
昔秦始皇以衡石自程當時方策必有輕重之數故也今亦量
定輕重違者抵罪不貸於民必有所濟偶閱舊藏感而題

椰冠

東坡椰子冠詩云天教日飲欲全絲美酒生林不待儀註云椰
樹高大葉長一房生三十餘子如瓜肉似熊白味似胡桃內有
漿一升清如水甜如蜜猶不言如酒字書云漿如酒謂之椰子
酒其殼可為酒甌遇酒有毒則沸起若然雖類酒而非醱醉之
用素絲之日飲無何其堪待而為需耶東坡不飲酒故甜漿生
樹而尚庶幾醱酣云甬凡樹木之中於材用莫有如椰樹者
也職方外紀西域印笏亞者卽天竺僑國也其地多產椰樹為
天下第一良材榦可造舟車葉可覆屋葉能療飢漿可止渴
又可為酒為醋為油為飴糖堅處可削為釘殼可盛飲食韌可

索綯種一木而一室之利畢賴矣蓋中國所得者與交趾相近而西國產者比此尤異

綵色

禮疏云金色白金克木之色青白間色碧木克土之色黃青黃間色綠土克水之色黑黃黑間色騶水克火之色赤黑間色紫火克金赤白間色紅考工記云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五綵備謂之綉蓋文屬東南章屬西南黼西北黻屬東北綉屬中央則黃而兼四方之正色也然黃非間色也以五綵備者推之乃二者相錯而成也以字書考之木生火為青赤間色曰鬱火生土為黃赤間色曰黻

曰黻土生金為白黃間色曰黼曰黼金生水為黑白間色曰黻曰師水生木為青黑間色曰靚曰靚曰黹此外枝別派分象色不可殫記

狐魅

狐妖也善為魅名山記云先古之淫婦也其名紫化為狐多自稱紫古記云百歲化為淫婦為美女戴髑髏拜北斗不墜則化為人其說亦誕矣今人於田野間往來遇之或能人面眩暈余家有老奴言嘗於山谷乘昏耘畝有狐過前舉兩足挾在喙旁人立行四五步又西據走又如前步喙足皆白昏黑之際宛若人面及歸俄有行商數人顛倒投宿言路中遇白面女子當

街作怪幾為所魅矣雷之則乃向之過狐處始知世傳狐戴髑
髏者妄矣其說有理獵者云狐為狗逐狐必超過狗腰脊而狗
不復售其魅猛亦魅人之類耳五雜俎云未有雄狐為魅其果
然否

白楊

論語引逸詩云唐棣之華翩其反而註謂移也按本草扶移木
味苦皮白樹大十數圍無風葉動葉反而後舍引逸詩為證鄭
云圓葉弱蒂微風則大搖杉與白楊無別也然陳藏器云葉無
風自動此是移楊非白楊也白南集傳云唐棣移也似白楊亦
必有異木而相類者也然逸詩言其華而不言其葉只曰葉有
翩反而撲合為解可乎如今墓間所植白楊亦恰如杉相類不

見有大株在或者土風之有異故耶白虎通冢墓之植庶人樹
楊柳白楊亦名楊故後人樹之如此耳或謂今之白楊根甚盤
延為塋墓之害不可不知

火浣布

列子云周穆王征西戎西戎獻火浣布皇子以為無此理蕭叔
曰皇子果於自信果於誣理哉又孔叢子引周書云火浣布垢
必投諸火秦貪而無厭西戎閉而不獻魏志云漢梁冀以火浣
布為單衣魏文帝以為必不然遂著曲論言必無乃刊石於廟
門外與石經并立明帝立西域重譯而來獻之於是大臣乃試
以示百僚遂滅此論天下笑之漢武不信弦膠胡人見錦不信

有虫食樹吐絲而成江南不信有千人氍帳江北不信有二萬
斛般山中人不信有魚大如木海上人不信有木大如魚要皆
一套耳蓋天下物無不有故有恒火之地則必將有火中生者
比如海之鹹水沃諸草木皆死大海之中却有草樹生出何以
異此神異經云南方有火山長四十里生不燼之木晝夜火燃
得暴風不熾猛雨不滅火中有鼠重百斤毛長二尺餘細如絲
恒在火中不出外而色白以水逐沃之即死取其毛織以作布
用之若垢汚以火燒之即清潔晉殷臣奇布賦云泰康二年大
秦國獻火浣布无奇乃作賦曰去三豐林在海之洲煌三烈火
焚焉靡休天性固然茲殖是由牙崩炭中穎發燼隔葉回炎潔

翹與焰敷焱荼華索焚灼芎珠燎無燥而不焦在茲林而獨昵
火焚木而不枯木吐華而無竭乃採乃梳是紡是績二說不同
未知何者為得而要必是曰其國人而傳而記之耳搜神記云
崑崙之墟有炎火之山山上有鳥獸草木皆生於炎火之中故
有火浣布若非其草木之花則其鳥獸之毛也此論近之然至
艾儒略職方外紀云火浣布是煉石而成非他物也儒略是西
洋之人西洋之人親歷驗視必其可信

卽且

莊子云卽且甘帝註云卽且蜈蚣也此據廣雅而云也爾雅云
蝮螫卽且郭璞註云似蝗而大腹長角能食蛇腦蓋形似蝮螫

之宗故名也郭必有見而言也

狼尾栗尾

董越朝鮮賦自註云狼尾筆其宗黃鼠毛也蓋我國以黃鼠毛為狼尾筆而越辨之然越未之察矣本草云黃鼠狼也鼠狼之尾故謂之狼尾比如栗鼠之尾為筆則謂之栗尾坡詩所謂為把栗尾書溪藤是也陸佃埤雅云栗鼠蒼黑而小取毛於尾可以為筆今我國之青鼠是也山中處之有之善緣木皮可以為裘以其尾為筆品劣於狼尾筆家所賤也字書云鼯鼠似鼠而小毛可為筆亦青鼠之類也東人每市狼尾於燕以為筆為彼所補歎而彼未能自以為筆是未可知

折風笠

通考云高句麗人加折風形如弁蓋今喪中出入之冠也俗所謂方笠古詩國人皆著此笠李白樂府高句麗詞云金花折風帽是也花謂其簷四葉折風寒風也中間稍變為蔽陽笠後變為今俗笠子觀三箇冠樣其俗尚之漸變可以推側耳國朝崔錦南溥嘗為濟州判官遭喪急奔漂到中土中土人以方笠為問崔答云國俗遭喪者自處以罪人故不欲見天日而然也人以為善對愚謂崔之言假飾不情矣其為善對宜對曰此古東人折風之遺制也禮所以不忘其本故遭喪者尚存此制與喪經同例則事得其宗言有典則矣

海蛛

余嘗乘舟入海有粉蝶翩翾飛蔽於波面舟人言水虫所化以此知鯢為鵬有其理也嶺南異物志云見有物如蒲帆過海將到舟人競以物擊之破碎墜地視之蜘蛛也海人去其翅足稱肉得八十斤噉之極肥美蓋水潤則虫大其所化蝶宜大若也是

蜂卵

蝟似蝦寄生尾殼中蟹奴以蟹寄生蝟腹中蝟蚌蛤之類也蠅乳子於蚕身蚕既蛹而蛆始穴繭出其名蠶子蜂生於牛馬胃中穴皮而出其名為蠶物理有不可悉究也嘗見秋夏間有虫於牛馬毛上種卵如虱之蟻問於牧人不知何物也一日

乘馬行道有小蜂左右飛隨幾至十餘里審之則即種卵蜂也凡虫遺卵必有其所若種在牛馬毛上雖化為虫其生遂亦難矣然蜂之種之也不於美樹朽壤可生之地必寄於牛馬皮毛何哉古人云蜻蛉好點水非愛水也遺卵也水蠶為蜻蛉遺卵於水復為水蠶其理然也蜂種子於皮毛而其胃中却有蜂在安知非如蚕之有蠶耶

彘豚

孟子曰鷄豚狗彘之畜彘大豕也豚豕子也然恐非一畜而兩言之也曲禮曰凡祭宗廟之禮豕曰剛鬣豚曰脂肥豚與彘必異種矣莊子曰豚子食於其死母豚非豕子明矣

田鼠

月令三月田鼠化為鴛夏小正田鼠噉鼠也爾雅云寓鼠曰噉寓者寄寓木上噉者頰中貯食處也此今之栗鼠以其尾為筆謂之栗尾然按郊特牲八蜡迎猫為其食田鼠也然則田鼠即田間食穀之鼠也非必寓木之上者也

毒龍

盧綸詩云野鶴巢邊松最老毒龍藏處水偏清毒龍者俗稱強鐵也或云其形似牛能馭風雨所過殘害禾稼無遺類故諺云強鐵去處秋亦春謂秋無所收近者有風雷雨雹自西路始或沿江或踰嶺至慶尚道洛東江而止所過赤地廣不過一里許

電大如拳人畜或被傷死江流為之渾濁七日人莫知其如何余謂此毒龍也佛家喻欲心云莫令諸水毒龍害人民王維詩亦云薄暮空潭曲安禪制毒龍

五穀

周禮疾醫以五味五穀五藥養其病註五穀麻黍稷麥豆此據月令五方之穀為解也食醫宜稌羊宜黍豕宜稷犬宜粱雁宜麥魚宜苽此所謂六穀苽彫胡是也太宰三農生九穀註九穀黍稷秫稻麻大小豆大小麥玄謂九穀無秫大麥而有梁苽孟子註以稻黍稷麥菽為五穀較月令等書無麻而有稻未知何所據也孟子曰貉五穀不生惟黍生之黍其語勢黍者穀若不

在五穀之中者亦可怪也又黍稷稻粱禾麻菽麥謂之八穀禾與稻恐非二物由禮稻曰嘉蔬註云稻菰蔬之屬也古人或以菰為稻而身今之嘉禾別著耶

碩鼠

易曰進如碩鼠孔穎達正義曰有五能不成一技之虫也又引蔡邕勸學篇云碩鼠五能不成一技術註云能飛不能過屋能緣不能窮木能游不能度谷能穴不能掩身能走不能先人荀子曰鼯鼠五技而窮皆指虫非獸名也廣雅云螻蛄一名碩鼠亦有五技正謂此也與魏詩所謂碩鼠不同陸機疏云河東有大鼠能人立交前兩脚於頸上跳舞善鳴食人禾苗遂則走木

空中亦有五技而不窮者也後人不能考驗以大鼠為五技而窮殊未覺此獸未曾技窮也

蟲蝨蚯蚓

本草云蟲蝨蚯蚓二物異類同穴為雌雄狀如蝗虫東人呼為蚱蟴余見蝗類甚繁有似茲鷄而小者夏月一日偶靜坐此虫飛止階上尻尖能掘地如蚯蚓竅沒入盡其腰既伸入不動者良久細察之則其尻尖有兩角極利旱地甚堅而穿深乃角也又嘗郊行見此虫沒腰土穴中驅之不能動發出驗之虫盤回不去有難忍之狀俄而下白沫中有細虫數十良久始飛去蓋其胎種子而發故然也始知其種子必於土中及虫長而化

蛾復成蝨也其類甚繁或褐色或青色或有斑文在脚皆穴土產子也意者人但見飛虫沒腰於穴中疑其與蚯蚓交殊不知穴是虫自穿也但候其交時並取二物為媚藥用之房中術云云甚可異也余謂是不過呪祝之類隨人心所同而應非二物之使然也心既如此鬼亦不覺若更知二物之非相交則亦將無其應耳

轉鱗

郭璞江賦輪轉鱗鱗龜龜鱗鱗似鮒而彘尾如扇之團云則我國所謂鮒魚是也尾似彘形似便面而翼行兩目在上而口在下面與鮒異矣鱗註云如圓盤口在腹下尾端有毒即我國

所謂嘉兀魚也與鮒相類味劣尾端有刺能螫人極毒人取其尾押在樹木根株則無不枯死本草以尾毒者為鮒魚即俗號之異也

五兩八兩

許慎淮南子註曰統候風羽楚人謂之五兩立於船頭者是也兵書有候風法以鷄羽重八兩建五丈旗取羽繫其巔立軍營中按劉誠意觀象玩占云以鷄羽八兩為葆竿首作盤置三足木為於盤上兩足連上而外立一足係下而內轉風來則鳥轉回首而向之鳥口銜花；旋則占之此軍中之制也船上五兩亦名穉鳥此必同物而異名但有五兩八兩之別耳其必以鳥

者鳥善警知風長安靈臺有相風銅鳥亦此意也雞羽卽竿首
作葆者非占風之物刻木象鳥兩足之外別作一足盤上開孔
孔中達足使隨風旋動如是可以有占也其花旋之制恐不過
如今俗兒戲旋竿也其制削竹木如葉長廣不過一指許留中
若干兩端皆削而一左一右又貼紙如旗脚然後當中開孔用
雞羽去毛毛穿過而蠟圍定其末則風來兩脚互幹旋轉不休劉
之所云只此類之謂也

翰音

曲禮曰雞曰翰音註云翰長聲也吳氏曰謂其羽有文彩而能
鳴也中字之卦外體為英為雞象故曰翰音登于天程傳謂

羽翰之音也然雞之鳴必先鼓羽翰而後發音則其命名之意
必有所由然矣今人以死雞斷其肩骨口含其末用力吹氣則
雞能發聲而鳴可知其以翰鳴者也今人家婦女或解剥死雞
偶獨動肩腋間則雞便發音故以此為妖災祈禳避甚可也

魘魅盡毒

我國有魘魅之怪其始賤行者掠取人家小兒故令飢餒之僅
不死時以滋味畧與之啗至兒枯槁將死猶見食物則動勦欲
吞於是利刀電斫兒殺之兒之精魂跳入筒中然後塞其口令
於是以利刀電斫兒殺之兒之精魂跳入筒中然後塞其口令
不出過豪富家輒以美味誘令兒鬼作祟人則痛頭痛腹惟其

所誘待其困迫求療然後從而誘止遂以之利已俗謂之魘魅
國家嚴懲加以大何與盡毒之罪等凡赦令不與焉近者亦不
聞有此蓋法峻故也按陳至德二年張麗華有魘魅之術置淫
祠宮中聚女巫鼓舞註云媚道也蓋亦此類也盡毒之術亦與
魘魅同利我國西土之氓有崇此近時亦絕無存焉又按隋開
皇八年禁畜猫鬼盡毒魘魅野道者所謂猫鬼呪人疾病者與
魘盡相類其事極怪見綱目醫書又有金蚕毒蓋天地間

無物
不有

小兒鬼

世有太子鬼者小兒鬼也小兒死其游魂滯魄依附他人身上
若亡魂妖語者然也知人之吉凶及遠地事情輒隨人意來告

謂之太子者或者以晉太子申生故名耳其游魂滯魄始飄蕩
無依閱過人家呼以弟子有應者即留接不去不應則雖苦久
呼嗅終不離違昔聞余親族婦女偶聞其拜戲語漫應鬼遂不
去雖萬方祚禳終不效婦女以此作出示遂不起可以知我矣
按封禪書漢武時長陵女子以子死見神於先後宛若宛若祀
之其室上祠之內中間其言不見其人蓋古雖有之而不如我
國之衆也宛若妯娒也按醫書有魘鬼者即小兒鬼兒尚飲
乳而其母又有身鬼妬而兒病或者今之太子者是魘鬼之不
散者耶氣數不盡或先氣夭折則理當有此矣莊子天運有笏
而兄啼當考又按楚靈王患白公子張之驟諫曰余左執鬼中

右執殤宮凡百箴諫吾盡聞之殤宮者亦恐是此物

而但不名
為太子耳

禽獸五倫

楊慎曰羔乳鳥哺有父子之仁蜂房蟻穴有君臣之義雌鳩鴉
鳩有夫婦之別鵠行鴈陣有兄弟之序遷鶯呼雞有朋友之情
言甚該備然鷄之五德古亦有云余見其所呼者雄之呼雌母
之呼子而已其群類則未嘗及也豈可謂朋友之情乎按家語
子曰闕雎興于鳥而君子美之以其有雌雄之有別也鹿鳴興
于獸而君子大之以其得食而相呼今改下云嚶鳥呦鹿有朋
友之情更覺襯帖

虎魄

朱子曰席死目光入地以為魄降之際黃休復曰凡席視只以
一目放光一目看物獵人捕得記其頭籍之處須至月黑掘地
尺餘方得如石子色琥珀狀此是席目精魄淪地而成琥珀之
稱以此朱子之說蓋有所考然既成物形須至月黑得之者何
歟或者月望則空如魚腦之隨月耶許氏必用方云龍齒安魂
席睛定魄以此推之他獸不然而惟席目之淪精成珀蓋魄氣
之盛者耳



